



# 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 ——世界華文文學傳播一體化之展望

編者按：關於世界華文文學的現狀與前景，特別是關於建構華文文學世界應有地位之途徑，一直是熱門話題。何與懷博士多年前就發表過多篇有關文章，例如：《關於華文文學的幾個問題》（本文原為提交給2001年8月悉尼國際華文文學研討會的論文，曾發表於澳洲悉尼《東華時報》和中國《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並被北京《新華文摘》2002年第4期轉載）；《評〈海外華文文學史〉主編的兩個基本觀點》（曾發表於香港《當代文學》雜誌2004年總第10期、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刊《華文文學》雜誌2006年第5期）；《看來不僅僅是辯論世界華文文學的問題——也談陳賢茂教授的〈也談〉》（2008年9月初稿於悉尼。此文曾提交給於2010年3月9日在廣州暨南大學召開的“華文傳媒與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大洋洲分會也把它發表在紐西蘭奧克蘭華文報紙《華頁》的“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專輯”上；北京《天益》網即現《愛思想》網和悉尼《澳華文學網》等各地網站也刊登過）；《從澳華文學談到世界華文文學——澳華文壇何與懷博士訪談錄》（2010年9月14日於悉尼），以及《從“世界華文文學”到“華文世界文學”——關於建構華文文學世界應有地位之拙見》（2011年2月27日初稿；6月26日修訂於悉尼。此文曾提交給2011年11月在廣州舉行的“共用時空：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發表於中國《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

現在發表張勁帆先生此文，希望引起各方進一步關注並參與討論。

首先，我想定義一下“世界華文文學傳播一體化”的概念，它是指世界各國的華文文學作者可以無歧視地共用具有充分言論自由的國

際化傳播平臺，這樣的傳播平臺可以無阻礙無差別地將華語文學作品傳播給世界各國華語讀者，由此逐漸形成一個全球同步共振的華文文壇，這個文壇產生的重要作品和發生的重要事件會成為全球華語讀者共同關注的熱點。

那麼這種一體化是否有必要呢？又是否有可能呢？如果沒有必要，我們就不必浪費時間去討論它，如果無可能，我們的討論也是無意義的。我的回答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弄清楚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和現狀，自從近代以來中國人從母國移民到海外，就把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帶到其他國家，只要其中有一部分人保持著用華語和漢字交流，就存在了文學寫作的可能，譬如十九世紀前往澳洲淘金和打工的人大部分是文盲，但仍舊有少量文化人，早在1850年在澳洲的巴拉瑞特就有了中英文雙語報紙，當然那時的報紙還談不上有文學屬性，主要是發佈一些事務性通告。在我所掌握的資料中，到光緒32年即1907年澳洲出版的《東華日報》上已經有華文詩歌、散文和小說。華人在東南亞的移民歷史更早，華文文學的出現也應該更早。只要有這樣的華文文學作品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出現，就可以說世界華文文學便產生了。

在上個世紀末之前，文學的傳播途徑主要靠紙質媒體，包括報紙、刊物、書籍等，其傳播範圍都是有限的，一是受到各國出版發行法規的限制，二是受到市場需求以及運輸的限制，所以那時各國別的華文文學處在各自相對隔絕的狀態，形成各國別的華文文學，雖然也許有少量的互相交流，但是整體的世界華文文學是不存在的，換言之，那時的世界華文文學是由許多相對隔絕的地域文學板塊組成。作為主體板塊的中國文學，並沒有

在全世界建立起完整高效的出版發行管道，即使有部分發行管道，也是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將中文書籍翻譯成外語上，而不是針對華語讀者市場。所以中國文學對世界各國的影響非常小。至於海外處於邊緣狀態的各國華文文學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對中國的影響，那就更微乎其微了。

反觀世界英語文學，其傳播是基本一體化的，像世界最大的出版社藍登書屋和企鵝出版社，在全世界許多國家有數百個分支機構，一本新書出來，在英語國家幾乎是同步發行，稍後還會在非英語國家進行當地語系化翻譯和發行，所以，在英語國家風行的作家和作品，很快就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哪怕作者出自一個沒有什麼影響力的小國家，只要是用英語寫作，在西方大國出版社出版，便可能產生世界性影響力，譬如斯里蘭卡作家Shehan Karunatilaka所寫的長篇小說《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在英國Sort of Books出版社出版，便引發廣泛關注，獲得了2022年的布克獎。再如張戎的長篇紀實文學《Wild Swan》《鴻》以英文在英國的出版社出版，銷量高達一千三百萬，在世界各國擁有很多讀者。英語文學還有很多全球化的重要獎項，包括以英語作品為主體的諾貝爾文學獎（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普利策小說獎（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世界幻想文學獎（World Fantasy Award）、書評人圈獎（Critics' Circle Awards）等，所以英語雖不是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但英語文學在全球的影響力和所獲得的商業利潤遠遠大於華文文學。

自從中國大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改革開放，海外的華文文學作品漸漸被介紹到中國內陸，最開始是聶華苓、于梨華、陳若曦、白先勇等作家的作品，後來

### 出自一個行者的史詩

一  
我總在破曉前醒來，懷片刻惶惑  
今夜，我枕著哪片星空  
眠於哪寸山河

曾困於方寸樊籠，以為天地  
不過眼底咫尺煙火  
待到踏過萬水，閱盡千巒  
以一程程孤旅，換一界界星河  
方知生命本是一場無休止的奔赴  
幸以血肉之軀，觸過萬象紅塵

二  
我在連綿的群山、奔湧的江河裡  
在叢林深掩的廢墟裡  
在新舊雜陳的城池裡  
在博物館斑駁的殘章裡  
在每一雙清激或沉鬱的目光裡  
去尋找，去閱讀

讀歲月鑄入骨血的銘文  
讀每段文明的淬煉與涅槃  
讀兵戈與重建，相逢與別離  
讀新生與死亡，征服與毀滅

三  
我看見廢墟之上綻出的花  
遠比盛世頌歌更撼心動魄  
在泛黃舊影與鮮活煙火之間  
我看見浮世報轉，生靈都在用力地活

我看見人性的兩極  
光與暗，愛與恨  
溫軟與涼薄，美好與殘忍  
向來共生相依  
在同一身軀裡糾纏角力

有弗羅茨瓦夫點燈人的溫柔詩意

有街角小矮人的溫情爛漫  
有清歌入雲，動人魂魄  
更有屠城血色，屍橫遍野  
從十字架的鐵蹄，到加沙絕望的淚滴  
無盡貪念，與絕境裡向死而生的堅守  
是人類走不出的輪回

這人間如一杯醇厚烈酒  
苦後才有剝那回甘榮繞唇齒  
卻也讓人，百感交集  
黑暗孕生微光，滄桑養出風骨  
這，便是人間最真的模樣

四  
我將萬里行跡，凝於筆尖  
把每一次心動，每一滴清淚  
每一份震顫，每一場頓悟  
都寫進這部出自一個行者的史詩

不為青史留名，只為刻骨銘記  
銘記一路相逢的山河與人心  
銘記生命——  
因磨難而不朽  
因行走而遼闊  
因感動而溫熱  
因懂得而慈悲  
因被愛滋養，而忘情綻放

一路走，一路寫  
將每一步足印，納入滾燙詩行  
刻下時光痕印，寫下生命真意  
這，便是生命的行走  
最圓滿的果實

（4月14日寫於墨西哥Chetumal火車站，完稿於Chetumal至Tulum瑪雅列車上。）

哲嘉

有趙淑俠；臺灣和香港的作家作品也被介紹進去，如金庸、古龍、倪匡、亦舒、瓊瑤、三毛、席慕容、余光中、黃春明、陳映真等；中國的作家們也開始走出國門，與國際文學界進行廣泛交流，也包括與海外華文文學界的交流。不過在那個時候，海外的華文文學除了東南亞之外，還不太成氣候，世界華文文學的主要營盤還是在中國，並不可能形成一體化的世界華文文壇。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批留學生、移民、經商務工人員以及港臺移民擴散到世界各國，海外華文文學才真正繁榮起來，形成了東南亞、北美、歐洲、澳新、日本等多個較大的華文文學板塊，作品的數量呈井噴式增長，品質也有極大提升，有了這樣的群峰並立，才有了討論世界華文文學流通一體化的必要。

到上世紀末互聯網開始普及以來，世界華語文壇的情況在悄悄地

發生變化，許多華文文學作品被放在了互聯網上，還有許多的手機APP，海外華文讀者要閱讀中國的文學作品比以前容易了許多，而中國讀者要閱讀海外的華文文學作品，卻有一定的技術困難。有些海外的作者就把他們的作品拿到中國去出版發表，這固因為他們贏得了更廣大的讀者，但同時卻往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或符合國內導向的口徑。沒有到中國去發表或出版作品的海外作者仍然是大多數，同時，在中國以外發表的華文文學作品呈現分散狀態，沒有一個共同的呈現平臺，較難查找。這就導致中國的廣大讀者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接觸和瞭解是不全面的，有隔離的。其他國家對別國的華文文學瞭解也是有限的。換言之，世界華文文學還沒有實現一體化流通，這使得中國學術界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實際上處於一種跛腳的狀態。（未完）

張勁帆

### 喧囂與孤獨

張玉峰

#### ——觀澳洲畫家高建平《鶯歌燕舞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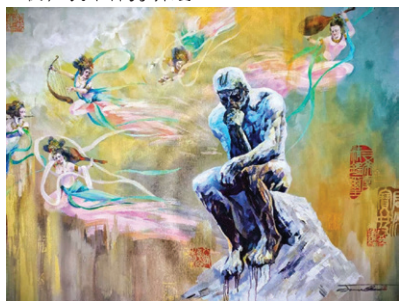
布面之上  
兩燐堆疊出南半球的盛夏  
高建平的筆觸  
是風吹過樹葉的狂草  
《鶯歌燕舞時》不寫古典的柔媚  
只傾瀉澳洲陽光暴烈而生猛的明黃

听啊  
那是顏料在畫布上振翅的轰鸣  
色彩狂歡  
交織著生命原始的張力  
而在这片沸騰的绚烂邊緣  
却兀自坐著一個沉入暗色的思想者

他不看花  
不看天  
不看飛羽蹣跚  
他用岩石般的沉默  
背對世界的喧囂  
在鶯歌燕舞的極致喧鬧里  
他向內挖掘著靈魂孤絕的深淵

這是畫家劈開的兩個宇宙  
一半是向外燃燒的生存狂歡

一半是向內收縮的絕對靜默  
當熱帶的鳥鳴即將刺破畫框的邊界  
思想者的陰影  
穩穩锚住了這艘色彩的船  
動與靜  
喧囂與孤獨  
在此刻達成對峙  
原來最高級的飛翔  
是双脚深扎泥土  
在狂歡中保持清醒



高建平布面丙烯畫《鶯歌燕舞時》

### 美國在幹髒活

2026年4月2日，來自曼哈頓研究所的道格拉斯·默里在《紐約郵報》說了一句很多人心裡清楚、卻沒人願意說出口的話：世界各國，其實應該慶倖——美國動手了。

這句話為什麼刺耳？因為它把一層遮羞布，直接撕掉了。

表面上，這是一場“爭議戰爭”。有人說，美國不該捲入；有人說，這是戰略錯誤；還有人斷言，美國正在走向失敗。最典型的聲音，來自亞歷山大·杜金——被普京高度看重的思想人物。他甚至宣稱：伊朗證明了美國並非不可戰勝。

聽起來很激烈。但問題是——真正的現實，從來不在這些口號裡。

現實是：罵美國的人，未必反對結果；反對戰爭的人，未必願意承擔後果。

所有爭論，都繞開了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伊朗，能不能擁有核武器？這個問題，過去其實沒有爭議。從奧巴馬到共和黨政府，立場高度一致：不能。這一點，

甚至聯合國早已通過的條文裡。也寫得清清楚楚。

原因也很直接，也很冷：

第一，這個政權，真的“可能會用”。不同於傳統核威懾邏輯，伊朗神權體系中存在強烈的末世觀念，對“相互毀滅”並不天然排斥。

第二，一旦突破，中東將全面核化，沙特、土耳其、埃及——不會坐等被威脅。那意味著，最不穩定的地區，疊加最不可控的武器，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在沒有核武的情況下，伊朗已經在做什麼？攻擊能源設施，威脅鄰國機場，導彈險些波及圓頂清真寺，這已經是現實。如果再加上一層核威懾？那就不是威脅，是失控。

歐洲不知道風險嗎？知道。中東國家不知道嗎？更清楚。所有人都知道。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而是：誰來動手。

答案也很一致：等美國。

就連英國首相斯塔默這樣的領導人，都在說：“這不是我們的戰

爭。”但這句話真正的意思，其實是：“最好已經有人替我們做了。”德國方面說得更直接：這是在替全世界幹髒活。沒有修飾，但最真實。

過去十幾年，西方做了什麼？談判，繼續談判，反復談判。結果呢？伊朗做了三件事：一邊談，一邊拖，一邊推進，把核能力推進到——幾周內可以跨入武器級。

伊朗想走一條路——像朝鮮一樣：拖下去，拖到沒人敢動。

但這一次，條件變了：代理力量被削弱，區域結構被打破。一個很短的視窗，出現了。

問題只有一個：用，還是錯過。

這不會是一場傳統戰爭。不需要佔領，不需要長期駐軍，不需要無限投入。它只做一件事：改變軌道。

一旦軌道被切斷——局勢，就不再一樣。

真正的問題，不是有沒有人出手，而是幾乎所有人都默認：這一步，最好由別人來走。

（若愚評論）